

许寿裳 著



亡友鲁迅印象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许寿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友鲁迅印象记 / 许寿裳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12

(素笔忆鲁迅)

ISBN 978-7-5205-1759-1

I . ①亡… II . ①许… III . ①鲁迅 (1881-1936) —生平事迹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9219 号

责任编辑: 胡福星

装帧设计: 蒲 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5

字 数: 78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说明

为纪念鲁迅诞辰 140 周年，我们策划了“素笔忆鲁迅”丛书。按照“曾在某一时期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原则，选录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郁达夫《回忆鲁迅》、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此二篇合为一种《回忆鲁迅》），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冯文炳《跟青年谈鲁迅》，荆有麟《鲁迅回忆》，共八种。这些文字经过时间的淘洗存留下来，大多已成为研究鲁迅的必读篇目。

为了尽量保持作品原貌，我们全部使用了较早出版的版本进行适当加工。一是对一些异体字、标点符号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进行修正，以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二是由于几位作者个人情况迥异，以

及原书初版年代上至20世纪30年代、下至50年代，不可避免地带有各个时代的烙印，有些文字、观点在今天看来或已不合时宜，而又与鲁迅生平没有直接联系，我们酌情做了处理。最后，我们适当插入了一些与鲁迅相关的老照片，希望对读者了解鲁迅的人生经历有所帮助。

编选工作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编者



目 录

小 引	001
剪 辫	002
屈原和鲁迅	006
杂谈名人	011
《浙江潮》撰文	015
仙台学医	019
办杂志 译小说	024
从章先生学	028
西片町住屋	032
归国在杭州教书	036
入京和北上	039
提倡美术	044
整理古籍和古碑	047
看佛经	052

笔名鲁迅	055
杂谈著作	058
杂谈翻译	062
西三条胡同住屋	068
女师大风潮	071
三一八惨案	077
广州同住	082
上海生活——前五年	086
上海生活——后五年	094
和我的交谊	105
日常生活	113
病 死	119
读后记	129

小 引

鲁迅逝世，转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时候我在北平，当天上午便听到了噩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鲁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歿，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因此陆续写了十多篇纪念的文字，如《怀亡友鲁迅》《怀旧》《鲁迅的生活》《回忆鲁迅》《关于〈弟兄〉》《鲁迅和民族性研究》《〈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鲁迅诗集〉序》《鲁迅的几封信》等，都是“言之未尽，自视欷然”。

近来，好几位朋友要我写这印象记，我也觉得还有些可以写的。只是碌碌少暇，未能握笔，最近景宋通信也说及此事，有“回忆之文，非师莫属”之语；我便立意随时写出，每章只标明目次，不很计其时间之先后。可惜现在身边没有《鲁迅全集》，有时想找点引证，多不可得，这是无可奈何的！



剪 辮

一九〇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预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预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辮，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辮子，把它散盘在凶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辮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辮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



鲁迅剪辮后留影 |



实在东京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好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啊，壁垒一新！”他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
(《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

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辮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同上）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辮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



屈原和鲁迅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了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这本书，他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赠给我了——稍觉得有点奇异。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经对我说过：“《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藪。”所以他的《中国文学史》（即《中国文学史略》）上，关于《离骚》有这样的话：

……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

眷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关于《天问》说：

……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鲧鱼何所？魍堆焉处？羿焉彀日？乌焉解羽？”是也。

记得郭沫若先生著《庄子与鲁迅》一文，说鲁迅熟于《庄子》，就其文章中惯用《庄子》的词句摘了好多出来，这话是确当的。鲁迅又熟于屈子，我也仿照就其几首旧诗中，很粗略地摘一点出来，以见一斑。其中有全首用骚词，如：

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此外，如：

词 句	诗 题	著作年份
荃不察	自题小像	一九〇三



扶桑	送增田涉君归国	一九三一
美人不可见	无题	同上
浩歌	同上	同上
佳人	送 O.E. 君携兰归国	同上
遗远者	同上	同上
湘灵	湘灵歌	同上
浩荡	无题	一九三二
洞庭木落	同上	同上
渺渺	同上	同上
春兰秋菊	偶成	同上
华灯	所闻	同上
玄云	无题二首	同上
惆怅	同上	同上
无女耀高丘	悼丁君	一九三三
蛾眉	报载患脑炎戏作	一九三四
众女	同上	同上
芳草变	秋夜有感	同上

又鲁迅采作《彷徨》题词的是：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八句正写升天入地、到处受阻、不胜寂寞彷徨之感。

又鲁迅在北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寓屋书室，所谓“老虎尾巴”者，壁上挂着一副他的集骚句，倩乔大壮写的楹联，其文为：

望崦嵫而勿迫；恐鸱鸢之先鸣！

这表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

我早年和鲁迅谈天，曾经问过他，《离骚》中最爱诵的是哪几句？他便不假思索，答出下面的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继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依我想，“女”是理想的化身。这四句大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罢休之意，所以下文还有“折琼枝以继佩”之句。

至于说“《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藪”，也是正当的。可惜书中至今还有未得其解的地方，自近年来，卜辞出土，新证遂多，使难以索解之文渐次明白了。例如王国维先生考定了《山海经》中屡称帝俊，俊就是帝喾；又所说王亥



(《大荒东经》)确是殷代的先祖。于是《天问》中，“该秉季德……恒秉季德……”足以证明了“该”即王亥，乃始作服牛之圣。“恒”是王恒，也是殷的先祖。所以王先生说：

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也。